

文 學 叢 刊

清 明 時 節

張 天 翼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二元六角

清明時節

張天翼著

發行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
電話五十四號

印刷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巴金主編

文學叢刊

第八集

共六十冊

古屋 伍子胥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小事 金蠅子

王西彥、長篇 馮至、中篇 張天翼、中篇 靳以、中篇 梅林、短篇 劉北汜、短篇 巴金、短篇 李廣田、短篇

星雨集 切夢刀 落帆集 心字 南德的暮秋 大馬戲團 行吟的歌 詩四十首

陳敬容、散文 李健吾、散文 唐弢、散文 盧劍波、散文 蕭乾、報告 師陀、戲劇 方敬、詩歌 杜運燮、詩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

整個下午，這隨緣居老不斷地有人來，把這茶店擠得很緊湊。

堂倌們沒停過步子，冒着熱氣的蒸籠給摯得比腦袋還高——不叫那些茶客身上沾着點兒油。提開水壺的就在兩排桌子中間擠着走着，用種挺熟練的手法去沖茶。一面他們互相打着手勢，提高着嗓子一呼一應，彷彿彼此隔了一座大山。

煙跟熱汽在空中結成了一片。這下面就鋪着幾十個腦袋——邊動着邊說着話。要是有人跑進了這里，耳朵眼睛一接觸到這景象，準會覺得這是一大鍋滾着的開水。雖然是二三月天氣，那些講究的回文格子窗可不作與打開一扇的。

那位四十來歲的掌櫃很滿意地坐在桌子邊，刨光了的將頂在這煙霧裏幌動着。他老是裝做很忙的樣子：一會兒拿手指醃醃唾沫翻着賬簿，一會兒撥撥算盤珠。

接着又怪文雅地抓起筆來，到磨凹了的硯池上去拖幾下。忽然桌面上一陣黑，他就得趕緊抬起那張笑嘻嘻的臉來，衝着走進來的老主顧打招呼，嘴裏很流利地叫着那些稱呼，表示挺恭敬的樣子，可是又親熱得賽過一家人。

來喝茶的都是那些挺有歷史關係的老主顧。他們吃着家裏的現成飯，每天到這鎮上的大街來坐坐茶店，這成了他們做人的目的。有幾位還是打十六七歲——嗓子剛變粗的時候起，就天天來泡一壺龍井，吃這麼一塊燒餅，一直到現在五六十的年紀沒間斷過。

他們各人有各人一定的位置，像守着自己的祖產似的。哪些人跟哪些人湊成一桌，也彷彿是天生成這樣，誰也不敢換動一下。

於是靠窗的那一桌成了這茶店的重心。大家都注意着那幾位先生的神色。看他們談着些什麼。

那幾位先生的嘴臉老是那麼慎重其事，叫人一瞧就知道他們在那里談正經

話。他們都是這裏的區董。他們都喝過墨水的；幫人寫寫狀子，也給人問問是非。那張褪了漆的茶桌成了他們辦公事的地方：要跟他们談打官司的買賣，要問他們借錢，都得恭恭敬敬挨那窗子邊去。沒有什麼交易的時候——他們就得作股正經地議論着：李營長這回到萬柳墅準是找姘頭去的，哪幾個副爺爲了錫六嫂爭風吃醋。

接着搖搖腦袋歎口氣：那營兵在這里駐得太久了總不大妥當。

閉了會兒嘴，就又打算換個題目談談。他們瞧着自己桌上空着的一面：那張板機現在可還靠在窗子下面歪着。於是有人對那里撮撮嘴唇，當做一件大事那麼問別人：

「怎麼謝老師還沒來？」

照規矩那位老搭檔該已經吃過一塊蔥油燒餅，沖過兩次開水了的。

那些嘴呀舌子的就又活動起來。有人覺得那位謝老師這幾天大概很不舒服：往後他跟羅二爺爭得有一場了不起的糾紛。接着第二個人馬上就來證實這句話：

『當然，當然。羅二爺做事向來不講什麼虛套的。程三先生你說呢？』

幾雙眼睛注到了程三先生那張圓臉——那兩撇黑油油的鬍子在嘴下畫成一條弧線，很像一個加官。他是羅二爺的親信人，總得知道羅家跟謝家會有怎麼個盤扭。

程三先生可祇說了一句話：他認為謝老師要是跟羅二爺作對——那他一定會吃虧。

『他們謝家的族人都在射家壩，鎮上姓謝的就祇謝老師跟射標六。他們要得過羅二先生啊？莫說這個，就是謝家全族來也不行的。什麼法子呢，唉。』

他掃了大家一眼，覺得很爲難地搖搖頭。他聲言他要做個和事老。可是羅二爺對什麼事都要幹到底，不能夠轉一個灣。這里他輕輕歎了一口氣，談到謝老師也有點執拗。

『棋盤角的祖坟怎麼一定不肯遷呢，唉。』

於是這幾位先生拿出一付認真勁兒來談着，肚子裏可隱隱地覺得痛快；跟他們身分相同的人要是有什麼難辦的麻煩，他們就有賭贏了錢那麼舒服。

他們裝出關切的樣子來批評羅謝兩家都有點不對的地方，像談到自己兄弟的錯處似的。

怎麼呢？謝家賣了棋盤角那塊地給羅二爺，祖墳總沒賣給你呀。

『不過羅二爺也難怪，是吧。好好一塊地，中間倒堆着外姓人家的祖墳，討厭不討厭呢，是吧。』

當然羅二爺想叫謝家遷墳——把墳地買來成一片整的。可是謝老師忽然想在這上面發一筆財，死熬着價錢：要五百花邊！這就是謝老師的不是。羅花園的當家師爺來跟他一商量，他一個勁兒往謝標六身上堆。

『要問我們堂老弟哩，我一個人作不得主。』

其實謝標六算什麼腳色！——在這鎮上開了一家什記廣貨舖，一個生意人，他

敢跟羅家裏挺腰把子麼，你一跟這傢伙談吧，他也往謝老師身上堆，一面說話還一面濺唾沫星子。

怪不得別人要動火，怪不得羅二爺在地方上從來沒碰見過不順手的事。這回當然得使性子，乾脆在棋盤角打個籬笆——把謝家裏的祖墳也圈到裏面，給謝老師一個難堪。

程三先生呷口茶，咂咂嘴，給羅二爺下了個考語：

『羅二先生呢，人倒是好人，不過脾氣那個一點。』

談鋒就偏到了羅二爺身上。他們認為這位脚色做事有眼光，棋盤角那塊地就買得不錯：這是一塊好地。

他們眼珠可在瞟着程三先生，要聽聽他的口氣。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堪輿家，他告訴羅二爺那塊棋盤角有個旺穴，可是謝家的祖墳並沒葬在那個穴裏，祇擋住了那條龍脈。這麼着，羅二爺才硬要謝老師遷祖墳，好讓他自己百年之後葬到那個

正穴裏——沒外姓人擋住羅家裏的風水。

從前羅二爺可不信這一套。可是這幾年地方上很糟，羅府上也有點支持不住，他老人家就希望劉子孫身上。他聽了程三先生的話。

『棋盤角真是一塊好地，程三先生你說是不是？』

可是程三先生故意岔了開去。他把題目轉到了水災旱災，吊羊的好漢們，地方上的不安靜。別說自己這種人難過日子，就是羅二爺也時時刻刻提心吊胆的。

『因此他如今常燒燒香，打打坐，想修點子福。你看罷，我說羅家裏將來會中興的。』

因此也叫羅二爺看中棋盤角那個旺穴——想補救一下他家裏的氣運。不過程三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。

接着就有好幾張嘴稱讚起來：羅二爺到底是了不起的。那些鼻孔裏流出了輕輕的歎聲。

這時候忽然門口一陣黑，所有的眼睛都釘到了那里，隔着白霧瞧那進來的人——那臉子雖然背着光，那模糊的輪廓可非常熟悉。

一個嘎嗓子就親親熱熱地叫了起來。

「謝老師怎麼才來呀？」

於是謝老師照例在那張長臉上堆着笑——可是不大自然，嘴裏鑲着的那幾顆假牙齒就給擠到了外面。他溜着那雙三角眼睛對大家打了個招呼，一面挺小心地提着他的水煙袋走到他老位置那里。

別人看得出他臉色有點不自在，彷彿他那條相依爲命的板櫈有什麼梗着他的屁股。他也老是怕人提起他什麼虧心事似的——偷偷地瞟一眼這個，瞟一眼那個。

這些人又上了勁，他們繞了許多灣，要想法子談到他跟羅家的糾紛上去，他怎樣去對付棋盤角那去人臉子的籬笆呢？他可是硬到底不肯遷他的祖坟麼？

可是謝老師不打算叫他們痛快一下：祇老是避開這些話頭。他扯到了錫六嫂的事，然後又談到駐在此地的那營兵。他瞞了程三先生幾眼，就把臉子轉向着右邊那位灰鬍子：他認為那位李營長對他部下——還算管束得好的。

『你看如何？』

這些可逗不起大家的興緻。那營兵還是去年十二月開來的，四個五個的在那些老百姓家裏借舖——謝老師家裏還住着這麼三個。當時大家都纏緊着嗓子談這個壞消息，一回到家裏就堆着笑臉，拿出對大人物申安的勁兒來跟借住的副爺們攀談，腰板子老是鞠躬似地彎着。一面還請求羅二爺跟李營長去聯絡聯絡感情。那些穿灰布衣的伶子倒很講理：一直住到現在二三月——沒鬧過什麼事，頂多不過在買東西的時候要賒賒賬。於是大家都放了心。反正那些副爺不會鬧整扭——沒什麼了不起。他們對家裏的借舖客人漸漸擺出自己的身份來，愛理不理地竟有點看不起那班粗傢伙了。

他們似乎想叫謝老師快點結束這個題目，誰也不答腔，祇用鼻孔『唔』着。

謝老師鼻孔撇了一下，挺有把握地說：

『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。那些倖子啊——我曉得的，唔。他們好管些閒是非，這是他們的天性。然而祇要不惹他也就沒有什麼，唔，沒有什麼。』

接着談到了他家裏那三位副爺：他們昨天在城裏替一個不相干的傢伙打抱不平，跟人打過一架。他還聲明他不願意睬那三位客人，沒交談過什麼。祇是他們回來還儘是得意地說着那件事，這麼着他可知道了底細。於是他用力地結束了他的話：

『其好事有如此者。』

別人都瞧着他，他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去嚼他的燒餅，那幾顆假牙齒就給推得一動一動的——叫人看着覺得可怕。

可是同桌的人又提到了羅二爺，一面瞟着謝老師，想看出他這種泰然自若的

神色是不是做作的。

其實謝老師早就打定了主意。他記得下月初二是羅二爺那位少爺生日——滿十四歲，他得跟標六合夥送一付紅對子，這麼着，他就能跟羅二爺當面談一下：往日他要到羅花園去親近親近的時候，總得借個題目，談談地方上的事，再不然就是送點禮。這回他打算請羅二爺在清明前把棋盤角那塊地的籬笆拆掉，然後再談遷坟的交易。

事情着手得很快。

兩天以後，謝老師就用錢南園的筆法把對聯寫成功了。卜款是『暮隱鄉長大人文郎家駿世兄誕日書此爲賀』。他自己認爲這個稱呼很得體，並且是新舊合璧的。

於是他跟他那個堂兄弟把這禮物帶到了羅花園。

那位門房帥爺捧着這付紅對子進去，又原封不動地捧出來。他企着一張嘴告

訴那兩個姓謝的。羅二爺今早出了門。這當然是扯謊。至於這付對子——可不敢當得很。少爺不過十四歲生日，什麼禮都不打算收。

謝老師背脊上一陣冷。他結里結巴地說：

『然而上款已經寫好了的，要是……要是……唔，這是特爲送少爺……沒有別的用處。』

這麼談判到吃了兩塊燒餅的時間，謝家哥兒倆又挾着這份禮物回去。

謝老師那張長臉紅得像那付對子。他想不到羅二爺怎麼那麼看不起他。他進過學，從前還在省城的一個闊人家裏教過書——大家就一直叫他做謝老師。他每年也有八十擔租穀，並且還送了他兒子到縣城裏進中學。他在地方上也算有點聲望。可是羅二爺簡直不給一點面子。

『羅二太對不起人，太對不起人，』他咬着牙。

那位廣貨舖老闆就輕輕歎了一口氣。低着腦袋在他堂哥哥後面走着。他比謝

老師高點兒，可也是那麼瘦。兩個眼睛配成一個『八』字形，彷彿有誰用手指在他腮巴上往下揪住似的，嘴上老是有唾涎，嘴角給泡得發白。

他向來佩服謝老師做事有見地有手段，可是他還覺得有些太隨便的地方。他這位堂哥哥想盡方法要親近羅二爺，一背轉臉來可又跟那些泥腿子談羅家裏的壞話。

於是他砥了砥嘴，小心翼翼地探着說：

『我說我們講話頂好要小心些，要是講了羅二爺的閒話——他總會要曉得。羅家裏跟我們結仇怕就是爲了……』

突然謝老師停住了步子，猛地回過臉來：

『你倒有這麼多話講！——先在羅花園的時候偏生你又不開口！』

走了這麼五六丈遠，謝老師的氣似乎平了些兒。把臉轉向謝標六，用着斬鐵截釘的口氣——

『我們預備一下罷，唔，後天我們去上坟。』

清明那天——謝老師沒到隨像丟去。

他正取下他的假牙，把嘴裏的嗽口水吐出去對牠沖洗，堂兄弟可就提着一隻香籃進了門；靛色藍竹布長衫上加上一件大馬褂，看來像一把迎神用的大傘，

謝老師把水淋淋的假牙齒塞進嘴裏去，眯着一雙眼睛斜看着那個香籃——

這些貨色是他哥兒倆各人出五百錢合辦的，不過這一吊錢的東西有點叫人那個蠟燭小得紅辣椒一樣，那把香也沒往年那麼粗。兩雙眼睛互相瞟了一下，廣貨舖老闆就用手拍打着數目字的手勢，又指指香籃，噴着唾沫星子報告這些香燭的行情。

於是謝老師說：

『你舖子裏還是販些香燭來賣賣罷——上算些。』